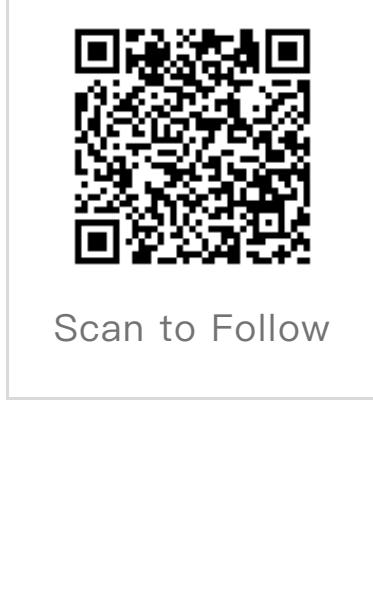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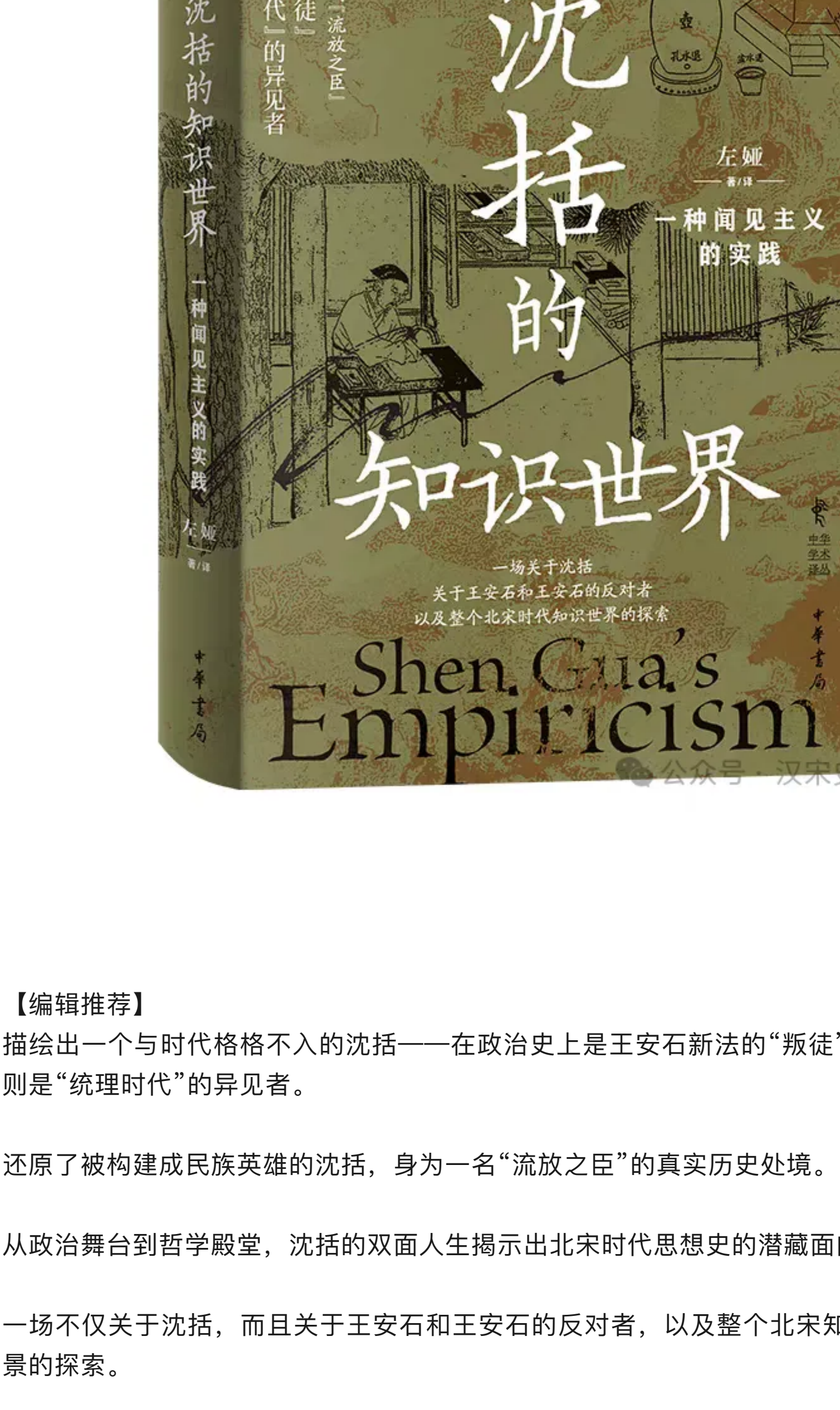


重磅新书：左娅（著/译）|《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

汉宋史研究探源 2024-09-23 19:38



Scan to Follow



汉宋史研究探源

【编辑推荐】

描绘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沈括——在政治史上是王安石新法的“叛徒”，在思想史上则是“统理时代”的异见者。

还原了被构建成民族英雄的沈括，身为一名“流放之臣”的真实历史处境。

从政治舞台到哲学殿堂，沈括的双面人生揭示出北宋时代思想史的潜藏面向。

一场不仅关于沈括，而且关于王安石和王安石的反对者，以及整个北宋知识世界历史图景的探索。

英文版原作者美国宋元学会会长左娅亲自翻译，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著译一身，原汁原味。

【内容简介】

沈括在科技史领域享有民族英雄般的崇高地位，然而一旦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便会发现，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其实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仕宦生涯——从“王安石新政”的参与者，到沦为“新法斯徒”惨遭流放。本书采取了独特的“对照式”结构，揭示了沈括的仕途经历与贯穿其一生研究的“闻见主义”立场之间的联系，既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场对哲学观念的探索。

作者以“闻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一套挖掘北宋知识世界的概念，将其带入对沈括的生命历程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中去，深入考察了沈括与同时代人迥然有别的认知模式——基于闻见之知的认识论哲学，进而发掘出北宋时代思想史隐藏的面向，重构了我们对北宋知识世界历史图景的认识。

【作者简介】

左娅，1982 年生，湖北武汉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美国宋元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元思想文化史，特别致力于新思想的创新写法，尤其是它与科技史、书籍史、情感史以及物质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Shen Gua's Empiricism，多篇论文发表在东亚、欧洲以及北美的美中刊物上。曾获包括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nclil of Learned Studies)、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所等颁发的十数项科研基金。

【精彩书评】

我一直在为何何写一本有深度的沈括研究而犯难，现在左娅做到了。

——席文（Nathan Sivin，1931—202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史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左娅这部优秀的作品告诉我们关于沈括的生命历程及宋代思想史中更广泛的思潮，它巧妙地讲政治传记与充满智慧的哲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分析，确保了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在必读书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邓百安（Anthony DeBlasi，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东亚学系教授，美国唐史学会会长）

【目录】

陈昊：以闻见之知讲述沈括的故事（代序）/1

弁言 /1

第一章彷徨于世（1051—1063）/29

第二章苦心向学 /49

第三章步量于世 /73

第四章个体之物 /99

第五章大有为于世（1071—1075）/129

第六章折戟于世 /151

第七章出入于统理 /175

第八章隐世笔谈 /203

第九章营造非统理 /227

第十章分道扬镳 /267

第十一章回响于世（1100—1800）/295

附录一 /319

附录二 /323

参考文献 /335

中文版后记 /379

【精彩书摘】

弁 言

沈括这个名字在中国科技史界耳熟能详、无人不知晓；他也是整个古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必修课题。沈氏所著《梦溪笔谈》是最知名的古籍之一，是传统中国文化修习者的一本必读书。沈括的博学多闻无疑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路径，每一个不同的切入点都能揭示不同的风景。本书立足于思想文化史，旨在探讨沈括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闻见主义者”在中国思想发展脉络中的地位，笔者欲向读者揭示，沈括在对闻见之知的终身钻研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对知识本质的看法：这个认识论系统，是他在现代广为称颂的“科学家”身份背后最为重要、不可忽视的哲学根基。

值得玩味的是，沈括最为闻名的时代是 20 世纪，所以本书先宕开一笔，从对当代的探索开始。

20 世纪的“科学巨星”

作为在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古代人物之一，沈括被媒体广为传颂，被冠以“科学巨人”、“科学巨星”以及“发现并命名石油的古代科学家”等一系列充满现代气息的名号。他甚至是多本童蒙读物的主人公。1977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题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连环画，讲述了一系列以科学成就闻名的古人的故事，譬如名医鲁班、天文学家张衡、名医李时珍，以及宋代科学家沈括。书中讲述了沈括多个令人瞩目的科学发明，譬如他观察到了陨石和铁之间的相似之处，该发现“比外国人早六百多年”。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磁气差现象的人，这个发现“在西方国家是五百年以后的事了”。沈括还通过对雁荡山的考察，阐发了流水侵蚀对山体形成的影响，而这一见解“比欧洲地质学家早了六百多年”。他代表宋廷出使契丹，回国后制作了一套三维立体的宋辽边境地图，“这一创举比西欧最早的地理模型（18 世纪瑞士制造）要早六百多年”。更有意思的是，沈括被分配驻州时，留意到当地一种地下开采出来的黑色液体可燃并有黑烟，遂命其名为“石油”，沈本人在现代也因此获得了“石油之父”的美名。除此之外，沈括还讨论过指南针、小孔成像和共振，以及一系列物理、化学、数学、医学上的重要问题。这本连环画在结尾处写到：“外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科学家将沈括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间与媒体对沈括的兴趣事实上源于 20 世纪的一支学术研究脉络。中西学者对沈括均有浓厚兴趣。自 20 世纪初至 1970 年代，几位中国学者致力于揭示沈括的“科学发明”，旨在为现代科学找到在中国传统里的对应。上述连环画中提到的“外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科学家”事实上就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李氏是在欧美汉学界创建中国科学史这一学科的第一人。20 世纪中叶，他在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沈括列为一个代表性人物，多处对他的科学贡献进行详尽讨论；李氏之西说又正确，进一步推进了汉语学界对沈括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约瑟等学者的关注正是沈括走入连环画、成为民间想象一部分的重要致因。沈括的盛名起于学者，兴于群众，是学术影响民间的一个有趣案例。

诚然，将一个宋代士人与现代科学直接挂钩的论点无疑是现代情愫驱动的产物。与其说这是对宋代史实的揭示，不如说它更是 20 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必须要放在 20 世纪的语境中审慎、批判地理解。汉语学术界对沈括的兴趣与 20 世纪的两个重大风潮相关。一是自 19 世纪开始、于 20 世纪进入高潮的西学东渐。在此风潮之下，来自欧美的科学技术不仅取代了传统中学的主导地位，还在精英和民间的普遍认知中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表征。第二个结构性的变化来自于学术。最早的一批受西学训练的中国科学家携手崭露头角的科学史家，共同努力于书写一部能将辉煌中华文明与其现代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沈括的妙处就在于他既古又今，既能代表一千年前的中世，又能与现代科学认知挂钩。他的存在暗示了一种诱人的现代性展望，就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借力本土资源、保留自身特色，而不必接受西方殖民结构之下的西化压力。

史学界对沈括的青睐是一个长时段的现象，跨越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政权，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同的时代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息息相关。譬如，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期间，沈括研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投身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产出了大量在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沈括专题研究，可谓中国科学史上一个极富特色的时刻。

在对沈括的研究中，中国与西方的对比无疑是一个中心话题。从 1977 年出版的连环画中就能看出，无论明言或暗示，对沈括的兴趣事实上一直以对西方的关注为背景，而沈括对西方的种种超越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民族身份想象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对 20 世纪托于孩童的确是最重要的一，也无愧于他能走出史册、走入童蒙读物，成为一个时代烙印于孩童的殷切愿望之一。

为沈括立传的考量

沈括在 20 世纪的成名毫无疑问是时代使然，即作为一个 11 世纪的士大夫，他当然与现代西方科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即便下 20 世纪给他戴上的光环，沈括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沈括在现代的被青睐本身就说明了他人本的卓尔不群，毕竟，有几个古人能顺理成章地被塑造为现代科学的先驱呢？与中古精英的主流相比，沈括确实颇有特色，他广泛涉猎天文、光学、数学以及医学；他的确是精英差、流水代谢、石油以及活字印刷的最早（抑或是最知名）的记录者。这些新知中的任何一项对史学家来说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而沈括的一生将这些一系列发现囊括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包罗群艺的境界，称他为不世奇才，也不是夸大之词。

因此，对沈括的历史判断应当基于更加审慎的考察。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说，无论多么超乎寻常的现象，终究归结于对基本背景的考察。正因为沈括的种种知识成就卓尔不群，以此推论之，造就这些知识成就背后的思想则必有特殊之处。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说，异于常俗的发现，背后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知识论推动。

本书的重点即在于此。笔者重点考察的是沈括的知识论立场，及他认知实践背后的哲学底色。对沈括的生平为依托，本书欲深入观察他对知识条件的判断、对知识对象的捕捉、对认识过程的部署，以及总结而言，他立足于闻见之知的认识论哲学。

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为天才列传。诚然，沈括的人生和思想是本书的主要脉络，但是笔者关心的要点是他的认识论哲学在宋代历史一乃至于从上古到唐宋的整个思想传统之中一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沈括本人的思想固然值得注意，但造就他的思想因像更加有趣；这些历史性的成因远不是沈括的个人才华能够囊括的，二者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基于这些考虑，本书不会将沈括塑造为“万目交张，维纲之举”的个人英雄，而是将他作为一盏探照灯，以光柱缓缓划过苍茫的时间宇宙，照亮并点明那些成就了他的认识哲学的因緣与际遇。

宋史中的沈括

研究沈括无疑也是深入探索宋史的一部分。在笔者看来，厘正沈括的历史地位至少能丰富和修订两条重大的史学探索脉络。其一是对宋代的整体判断。有宋一代以史无前例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变革而著称。宋代在西文教科书中时常被美誉为“当时世界文明中最发达之社会”，又或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以此背景观之，沈括当然不是漂然孤身，他的博学也并不诡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应正是“文艺复兴”之时代风潮的一个个体具象。

就宋史的原有情境而言，沈括的历史身份首先是一名士人，是唐代贵族势力式微之后新起精英阶级的一员。入宋以后，庶族士大夫彻底取代门阀士族成为帝王政治舞台上的新主角。为了招揽人才、推动政治新血液的再生，宋代君主将其推举科举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选拔的公正性，并在知识向上逐渐由诗赋取士向经义取士过渡。对于一个 11 世纪的宋代男性而言，登科即可入仕，入仕则为士子。士人阶层以其背景的多样化和蓬勃的政治野心改写了政治精英的面貌。他们为 11 世纪的中国打造了特色鲜明的政治文化，促成了新学（譬如理学）的兴起，从而进一步为中古以降的历史变迁埋下了重要伏笔。

沈氏的生平基本是北宋士人的标准一生。他文才斐然、博学好古且得意于场屋。在三十余载的官宦生涯里，沈括有相当一段时间身处事之位，拥有决策之权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士大夫文化就是研究沈括最重要的背景之一；沈括的思想就是北宋思想革新的百卉千葩中的一朵。

具体而言，沈括的生平与宋史有三个重要的交叉点。其一是王安石变法。王氏所主持的变法是宋士人最野心勃勃的政治试验之一；熙丰新政的出发点是对宋代国家机器的重新想象，所变之志深入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军事林林总总各个层面。沈括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是在服务新法中度过的。因此，熙丰新法是沈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沈括的一生也巧逢思想的盛世。11 世纪的北宋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推陈出新是时代大势所趋。在门阀旧世界式微的基础之上，士大夫踊跃地创造新文化。在官僚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驱动下，他们致力于展望天下的新秩序，意欲以文才治国。北宋士人之“学”，实为儒学、文章以及材能的集合体。

儒家经典在厅屋与庙堂中的核心地位为宋学带来了一种复古的面貌。11 世纪下半叶的“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基于六经之文、圣人说的对天下秩序的想象。所谓顶级的秩序就是“道”；今人欲便是基于大道复明之志，则必先求诸于经籍。驰骛于试场的学者，特别是进士科出身者，尤专注于寄古述今，以圣人旨为根柢阐发时事之想与治国之经略。

这个时代风潮中的一个微妙之处就是，复古的面貌之下恰恰是史无前例的创新。这种好古又求新的风尚鼓舞着每一个心怀抱负的士人以求道之名追尊一种“棣通之观”（total view），又或称为一种“统理”（system）。熙丰变法就是一个最积极涉世且强势作为的统理。而放眼观之，11 世纪显然并非只有王安石这一个声音，士人们纷纷立说，各有其棣通万物的看法；彼时也正可谓是一个“统理之世”。

在一个争鸣的年代，各人主张的统理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汇总起来，人人参与对统理的辩议之精神却是一致的，一种席卷时代的风潮由此而起。在 11 世纪下半叶，议通者之间的共识已经很明显：人人都向往以典籍为根源的质疑。譬如，求道者何以知道自己的统理。而放眼观之，11 世纪显然并非只有王安石这一个声音，士人们纷纷立说，各有其棣通万物的看法；彼时也正可谓是一个“统理之世”。

沈括的有趣之处正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统理建构者。他对追求棣通之观表达了明确的怀疑和抗拒，并因此成为从王安石到朱熹这段思想史上的一个异类。他的闻见主义正是一个“非统理”（nonsystem）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的存在尤其值得现代读者注意，恰恰是因为他这种对主流的观念，令他看似与思想史无关（事实上，是与思想史主流无关）。落山对思想史脉络的垄断历史书写中的常态，而着眼于一反思的现代史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垄断。宋学的思想生态显然要远远复杂于由王到朱的简单脉络。沈括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沈括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为思想史的谱系增添一个个案。事实上，他为宋代思想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一个着力于知识及其性质的新视角。无论是从整体哲学思路还是具体政策的制定，沈括都对主流统理颇有质疑。譬如，求道者何以知道自己之有方？统理者何以知道其统之有理？沈括往往倾向于要多问一层问题以求核实。从具体的政务而言，从旧闻延展至新知应如何路径？换言之，人之所知知，导引何在？就“认知导引”（epistemic guide）这个问题，笔者曾先排除“知识经典”这样的简单回答。这个逻辑的缺陷是明显的：如果宋代的复古议道者仅仅是重复圣人的不刊之言，也就无所谓革新，更遑论什么“文艺复兴”了。统理议道的主流的知识论立场，事实上是要求现代学者透过历史表述进一步厘清其观念和预设的。而研究一个质疑这些概念和预设的人，譬如沈括，正是一个厘清的好办法。所以，沈括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敦促思想史研究向所谓小道末流拓展，也同时转换了角度，对大道主流的研究中含蓄未发之处做进一步探索。

在王安石新政和统理时代之外，宋史研究与沈括生平的第三个交叉点是科技的发展。在中国科学史的主流写法中，宋代一直是一颗明珠。席文（Nathan Sivin）氏有言：“宋代的成就在科学与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是斐然的。”从 10 世纪到 14 世纪之间，算学、历法、航海罗盘以及火药配方的成熟，这些科技革新均来自栖居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士，尤其不是精英的劳动阶级，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知识共同体的互相认同，所以并不是一场系统的“科技革命”式的运动的成果；但是这些发明创造本身的分量也足以让宋代扬名于科学史了。

在具体的物质成就之外，一种探索世间万物的热情也确实在宋代扬翅。宋代国家对技术知识的扶持和投入是空前的。譬如，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天文观测和历法改革，并且官办药局，大力推动医典和农书的出版。政府投入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士大夫对技术知识的兴趣；他们本来就是这些政府出版物的主要推手和重要读者。对于士大夫而言，这些知识虽属小道末流，但也是“圣人存此”之说；所以，尽管他们不屑与所谓的医卜星相之流为伍，但依然对这些知识抱有兴趣，有的甚至乐于将其作为从属部分纳入精英话语体系（譬如统理求道的哲学理想）。

宋代科技的兴盛无疑是沈括研究的重要背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代的变迁是沈括之博学于不可缺的因缘。宋代出版的医、算、农书为沈括这样能断文识字的人提供阅读来源；而他任期中的任职一度让他能够使用当时最大的图书馆藏——皇家馆阁的藏书。沈括曾就任司天监，故一度站在天文历法工作的前沿，享受国家提供的最先进的资源。与此同时，其他士大夫对技术知识日益浓厚的兴趣也为其提供了一些知识共同体的氛围和能彼此交流的同好。自 1970 年代始，科学史家反复考察了上述背景和沈括个人的知识行为之间的关联。在过去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沈括的科学成就和宋代的科技发达事实上成为了表里相依的两条话语线：前者为表，后者为里，彼此推动，互为验证。

现如今任何对沈括的新研究都深深受益于科学家过去几十年的积累。但本书对沈括的考察，将不以科学史已有的主流脉络为依托。在科学史的视野里，沈括最显著的首先是他的科技成果，在此中心之外，才会进一步考虑将他与宋代社会文化立的其他方面相联系；这是现代学科突出自身关照的一种写法。本书摒弃了从科学社会学的立足点，而采用一种更加贴合历史概念的框架，以“学”为基础语境考察沈括的思想。“学”正是宋代士大夫思想知识追求的总称，既包括从儒经中求道，也包括钻研星历、浏览医学。学是宋人自己的概念，也是他们自有文化身份的历史框架。在学的共同体中，沈括与名臣王安石、词豪苏轼、易学家邵雍、理学家二程氏兄弟，以及“科学家”苏颂皆为侨寓。以学为纲，以历史概念为依托将沈括整合入思想史，同时也是避免以今度古的一种方法上的警醒。

...

给读者的阅读导航

本书同时是一个人物和一个哲学理念的“传记”，所以采用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本书的第一条主线是沈括的生平，包括第一、三、五、六和八章；第二条主线则是对他的闻见主义立场的分析，分布在二、四、七、九、十章。第一条主线中的每一章在第二条主线中都有一个对应。每一章思想分析都是基于对生平的篇章节，其分析的重点都来自于沈括生平具体语境中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投射到更广阔的背景中讨论。这个安排的目的有二：一是为分析沈括的思想留出大量的空间，因为一本详评的重点终究还是归于系统的“评”；二是为了本书能在结构上以小见大，能从沈括的个案延伸到整个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框架中去。笔者希望读者不仅能看到沈括这盏探照灯，也能看到被其光柱划过的广袤思想天地。

出版信息

著者 左娅

译者 左娅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164268

版次 1

丛书 精装

丛书名 中华学术译丛

开本 32开

出版时间 2024-08-01

用纸 胶版纸

页数 381

套数数量 0

字数 205000

正文语种 中文

汉宋史研究探源

学习历史，开拓视野，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95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 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 ■ 宋史著作 209 ■ 中华学术译丛 3